

长篇小说

我在故宫当 侍卫

常文博◎著

听警犬队队长讲述
故宫段子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长篇小说

我在故宫当 “侍卫”

听警犬队队长讲述故宫段子

常文博◎著

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我在故宫当“侍卫”：听警犬队队长讲述故宫段子 / 常文博著. —北京：中国工人出版社，2015.12

ISBN 978-7-5008-6300-7

I. ①我… II. ①常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5）第297323号

我在故宫当“侍卫”：听警犬队队长讲述故宫段子

- 出 版 人 芮宗金
责任编辑 吴 迪
责任校对 董春娜
责任印制 黄 丽
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：100120
网 址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电 话 （010）62005043（总编室） （010）62005039（出版物流部）
（010）62379038（社科文艺分社）
发行热线 （010）62005049 （010）62005042（传真）
经 销 各地书店
印 刷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 29.25
字 数 620千字
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48.00元
-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，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序

我父亲那代人，快过去了。快过去的意思，不是死了，而是这个世界没他们什么事了。

杜甫诗说，“访旧半为鬼，惊呼热中肠”，真的是这么回事儿。

生命太短，日子太长。

他长年与狗赛跑，身体竟比我还壮实许多。五十多岁的年纪了，身边不少亲朋好友都退休了，隔个一年半载，要聚会喝两盅，每一回聚，酒桌上总能少俩人，一问，竟是死了。不禁唏嘘，不由得老泪纵横，忆起他们的往事来，却又高谈阔论，把酒言欢。

我这本书，写的是我父辈那代人，写的是我父亲的那些老哥们儿、老兄弟，他们是什么人呢？底层人。紫禁城里的最底层，那些看大门的、修灯泡的、守夜的、养狗的、站殿的，他们这辈子活着不容易，糊里糊涂地过来了，坏事儿好事儿全赶上过，一辈子快过去了，没人为他们著书立说，没人知道他们，甚至没人不在乎他们曾经活过。

我十几岁那年，一日下午，父亲与我闲谈，言道，他们单位一名校毕业的女大学生跳楼自尽了，本来领导对她颇栽培，她竟为情所困寻了短见，呜呼哀哉，不亦悲乎。

又，我大二那一年，摄影课老师布置作业，拍人物。周日清晨，东直门家中，一声闷响，推北窗而望，见一女子，衣衫不整，坠在我家窗户根儿底下的草坪上了。我拿起相机，疯狂拍照，照毕，忽而腹中饥饿，拿起电话，叫了份外卖比萨。

又过数年，无业待家，父不悦，埋怨道：不如为我著书立说。我佯为应允。

一日深夜，睡不着，猛然间，生了幻觉，这两个女人竟然合为一体，活生生地向我走来……

脑子嗡嗡然，一个怪诞的念头涌了出来，她俩，不应该就这样死去，他们这个群体，不应该就这样默默地死去。我希望，他们能在我的书里，永远地活下去。

这本书并不是纪实文学，更不是史书，只是一本小说，一本虚构的小说，我的初衷是，借着这座皇城，描绘一幅社会画卷，嘲讽人性的丑恶，歌颂生命的伟大。

书里的叙事，用了两种口吻，一种是我父亲的口吻，讲故事嘛，他讲，我听著。

另一种是作者我的口吻，我把父亲写成了众生中的一位，不希望把他写高大了。

外界称道起我父亲这个单位，或曰故宫，或曰故宫博物院。本书中，作者提及此城，大多以紫禁城或皇宫称之，以示区分，区分虚构小说与现实世界的界限。

一句话，这书当不得真。

书中皆无名姓，尽是诨号。满纸荒诞，不值一提。您看着乐呵，不妨多笑几声；看着气恼，便把它弃在一旁，也就是了。

第一章 红墙

目 录

第一章	红 墙	001
第二章	冥 审	019
第三章	夜 巡	044
第四章	赌 徒	059
第五章	癖 好	088
第六章	闹 鬼	131
第七章	黄 梁	161
第八章	户 口	184
第九章	宫 女	211
第十章	留 学	235
第十一章	同 志	264
第十二章	宦 者	291
第十三章	诅 咒	318
第十四章	大 门	330
第十五章	升 迁	345
第十六章	盗 宝	372
第十七章	末 日	430
第十八章	子 嗣	457

第一章 红墙

一

一晃我在紫禁城工作几十年了，从小常变成了老常。这些年发生的事儿又一幕幕在我眼前浮现……

那是北京近郊的一户人家。一家三口人，老头子、老太太和姑娘。三口人在一个小村子里活了半辈子，直到姑娘考大学填志愿那一天。

“填上，快着，快着。”

姑娘不说话，皱着眉，低着头看着志愿表。

“你学这个，这个多好啊，历史就是讲故事，没人不爱听故事，你这个专业，早晚能火。”

“这跟咱们村说书的老头有什么不一样？”

“不一样，你站在咱们村那棵大树底下讲，那就是个说书的，你跑到大学里讲，那有可能就是个教授，可你要是有一天，能讲给全世界的人听……”

“那叫有病。”

啪！姑娘吃了一记响亮的大嘴巴子。委屈，含着眼泪，怨恨地看着她爹，可眼泪就是不往下掉。

原来父女二人因为高考填志愿，产生了分歧。姑娘在班里是个尖子生，是学校里的光荣，全校师生都等着她考重点大学呢。

可是，姑娘想学艺术，不想读书，她认为，这书再读下去，也有不了大出息。她想学艺术，学绘画。

姑娘想报个艺术类院校，之前的绘画考试已经通过了，不想，老头子忽然发飙，疯了似的大骂，诸如“艺术就是要流氓，到时候天天让你画大光屁股去……”姑娘最后被强逼着报了一所北京的重点大学历史系。

老头子挺生气，当初，女儿在中学报那个美术班，他就挺反对的，谁想到她后来越来越痴迷，连考大学都要学这个，反了天了。

二

姑娘还真争气，考上了北京四大名校之一。老头子乐疯了，在村子里摆开了大席面请客，全村人都来吃。

姑娘挥泪跟爹娘告别，到大学里上学去了。姑娘很快适应了大学里的生活，和舍友们成了好姐妹。在这里，姑娘学会了很多东西，她学会了化妆，学会了穿衣打扮，学会了用护肤品。她顾镜自怜，发觉自己出落成另一个人了。

姑娘觉得，这里可比家中快乐多了。这种快乐持续了半个学期，姑娘开始闷闷

不乐起来。原因很简单，宿舍里的姐妹们都找到了男朋友，只她一人还单着。

班上的男生，外班的男生，都有追求她的，可是最后，都被她婉拒了。

宿舍里的浓妆姐姐洞察到了她的心思，问：

“你是不是看不上咱们学校的呀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嫌他们一个个的，都是书呆子？”

“嗯，傻不拉唧的，还自以为是。”

“想找个帅气的、有趣的男人，是不是啊？”

姑娘红着脸，不说话了。浓妆姐姐劝她，多接触些外面的人，多接触接触更广阔的世界。

她听了劝，去外面兼职打工去了。

果然，外面的男人都很有趣，她先是在一家洋快餐店打工，三个月后，又去了一家商场的化妆品柜台打工，在那里，她和柜台对面的那个卖运动鞋的大男孩好上了。他高高的个子，长得很帅气，几句话就可以把一个姑娘逗笑，或是让她们脸红，他最迷人的是那双有一丝邪邪的眼神，和那嘴角上勾人的坏笑。

我叫他“坏小子”吧。坏小子把姑娘迷得神魂颠倒，这是姑娘的初恋。姑娘听很多姐妹们说过，她们的初恋多不美好，有的甚至让人回忆起来感到恶心。

姑娘觉得，自己是如此的幸运，每一次约会，都让她感觉到这个世界是如此的美好，甚至有时候会恍惚间觉得，生而为人竟是一件伟大的事情。

姑娘第一次接吻了，那吻是如此的让人心荡神驰。三个月后，姑娘和坏小子吵架了，吵得很凶，姑娘怕了，她隐约感觉到，会不会失去他啊。

她在宿舍里寻求姐妹们的帮忙，她哭得很凶，她指着胸口说，这里堵得很，好像被人用钝器给了一下似的。

浓妆姐姐很诡异地对她笑了笑说：“你跟我说句实话，你到底爱不爱他？”

“爱，没了他，我不能想象，我该怎么活下去。”

“我觉得吧，你是时候和他迈出那一步了……”

姑娘很忐忑，很紧张，她的兜里装着浓妆姐姐送给她的避孕套。

后面发生了什么，她简直失去了记忆，等她清醒过来时，发觉自己已躺在了旅馆的床上，被坏小子剥了个精光，时间仿佛在那一刻停滞了，她忽然生出了怪诞的想法，她觉得自己像一幅欧洲的油画。

那时已是深夜，学校的大门早已紧锁，天上挂着一钩残月。第二天早上，二人离开了旅店，旅店老板娘去收拾房间，在那间破旧又潮湿的房屋内，老板娘看到了被染红的白床单，骂了一句：缺德玩意儿，也不说带人家姑娘去个好地方。

男人出了旅店，进了药店，他往她嘴里塞了一片药，这让她的小腹疼了一个下午。晚上，她把兜里的东西还给了浓妆姐姐。

四年的美好时光很快过去了，四年里的欢笑和哭泣让宿舍里的姐妹们建立起了深厚的友情。

毕业了，大家要为了生计，各奔东西了。

三

姑娘学的是历史系博物馆学，不少政府机关都来姑娘的大学里招应届毕业生。

姑娘问爸爸的意见，老头子给拿了主意：“去紫禁城，紫禁城多好啊，那是皇宫啊。我在紫禁城里还有熟人呢，到时候还能关照你，他好像还是个小头头呢。”

“他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哎呀，你说我这脑子，他是干什么的来着？怎么想不起来了呢？”

姑娘也没在意，看来也不是什么熟人。不过，她最后还是听从了父亲的意见，去紫禁城上班了。

走过天安门，又进了端门，过了端门还有午门。到处是红色的墙和黑漆漆的门洞子，穿过几座红墙又是几座红墙，走进几个门洞子又是几个门洞子，仿佛永远穿不完、走不尽似的，姑娘想，这儿不错，挺气派。

她这一来，对紫禁城是个不小的轰动，那时候，紫禁城里还没那么多名牌毕业生呢，老员工们听说她是从那所学校出来的，只怕是所图不小，说不定将来能当上大领导呢。

由于这一批新员工里，有好几个名校毕业的高才生，大领导接见了她们，在一个气派的院落里，开了一场新员工见面会。

大领导很有墨水，子曰诗云地说了一大堆，最后说道：

“你们这些姑娘啊，都是名校毕业的才女，日后，准能成为紫禁城里的栋梁之材。不过啊，你们现在要从基层做起，捶打捶打，磨炼磨炼，要先学会做一块儿基石，你们会被分配到紫禁城里的各个基层岗位上，你们好好干，我希望有一天，能在领导班子中，看到你们。好了，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，最后，我再考校考校你们一个问题，你们说，这紫禁城上的金瓦，象征着什么？”

众人面面相觑，谁也答不上来。沉默了好一会儿，大领导说话了：“权力，这紫禁城上的金瓦，象征着权力。当然了，权力也意味着责任。我希望有一天，你们能成为这一片片金瓦，在这座皇宫里发光、放亮，这算是我对你们的美好祝愿吧。”

一片热烈的掌声想起来了，大领导和蔼地微笑着。掌声停歇，他又神秘地说道：“那你们说，这红色的墙，又象征着什么呢？”

众人还是面面相觑，回答不上来。沉默了好一会儿，大领导说话了：“我这可不能告诉你们啦，我希望有一天，你们当中能有人悟到这个答案，或许是几年，或许是几十年，当有一天，你悟到这个答案时，说明你已经可以像一名领导那样思考了。散会！”

热烈的掌声欢送走了和蔼的大领导。

四

姑娘被分配到了销售科，当上了一个配送组的组长。这个单位很奇怪，新来的

小年轻，习惯管老职工叫老师。

“张老师您来碗面不来？”“李老师您喝茶。”“赵老师我给您搬椅子去。”

姑娘皱了皱眉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我怎么感觉我又回到了学校呢？”

这里只有一个人不用称为老师，也不许，那个人是赖姐。

赖姐并不是姐，是赖阿姨、赖大妈、赖婆婆，再过几年兴许就是赖老太太了。

赖姐是个刚掌权的库房总管、副科长。

赖姐没当头儿前，也是个配送员，可是她的心却不在配送上，而是在纸箱子上。

赖姐会在每天下班前，去销售点收集纸箱子，将纸箱子踩扁后很结实地捆绑起来，然后找个收破烂的卖了。卖废品得来的钱虽不多，但却够她时常到小饭馆撮一顿。没有人跟她争这个，因为同事们都觉得她可怜，在她婚姻的第三个年头，丈夫就跟她离婚了，女儿判给了她，她挺不容易。

她发迹得很奇妙，那一天，她正在收集纸箱子，刚好一个大领导来视察，撞上了，见她满头大汗，将成捆成捆的纸箱子很整齐地码放在小推车上，大领导关怀地询问她这等体力活为何不让小年轻来做，赖姐没说话，憨笑了一下，继续收拾她的纸箱子。

后来，大领导在开会的时候，表扬了赖姐部门的处长，说你们部门有这样不惜力的同志应当感到光荣，不光做好了自己分内活儿，连旁人的活儿都那样热心卖力地给做了，反倒是一些年轻的小同志，太不像样，竟这样眼睁睁地瞧着，手都不带伸的。

散会后，处长很惶恐，没多久，处长便把赖姐提了个副科。

也不知赖姐使了什么样的手段，在她治下，短短几个月，把销售科搞得乌烟瘴气。

她几乎在每个柜台里都安插了眼线，这些眼线会去她的办公室里打小报告。她听闻后，会风风火火地冲到柜台里，当众把人大骂一顿，或是直接开张罚单，她不听任何解释，只是会大声嚷道：你说你有没有，你说你有没有……你还敢嘴硬！

销售员渐渐摸清了她的性子，发现你只要先下手为强，先于同事去告发，她就信你，发现你只要将故事讲得义愤填膺、有鼻子有眼，她就信你。于是乎，众销售员争着去揭发告密，一时间，人心惶惶，在她治下的所有员工都成了她的眼线。

赖姐变懒了，她不再自己动手收拾纸箱子卖钱了，而是打发给那些平日里“奸懒馋滑”之徒，锻炼锻炼他们。

姑娘就是在那时候，被锻炼了。那天，是姑娘第一次和赖姐见面。姑娘跟在一个工作一年有余的小姐妹身后，去送配货单。

“哎呀，赖姐，好漂亮的衣服啊，您今天的气色真好，用的什么牌子的粉底啊？挺贵的吧。”

“扑哧”一声，姑娘笑出了声来，小姐妹很尴尬地看着赖姐，赖姐愤怒地看着姑娘。

姑娘定睛瞧去，只见赖姐很黑，脖子上挂着些黑霜，脸上倒是很白，那些厚厚的粉底好像随时都能“扑啦扑啦”地掉下来。一件大绿衣服衬着底下那条大红裤子，像是一根老黄瓜刷了一层厚厚的嫩漆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

“赖老师我……”

“出去。”

姑娘就这样得罪了赖姐。第二天，赖姐问了姑娘几个问题，是一些工作中会遇到的突发状况，刚刚工作了一个星期不到的姑娘根本答不上来。

赖姐撤掉了姑娘的组长职位，姑娘变成了一名配送员。

一个星期后，姑娘粗心大意，她配送的一车货物中，少放了一箱饼干，当时谁也没在意，后来，销售员发觉了，也并没有去找姑娘索要，而是汇报给了赖姐，赖姐疯了似的冲进库房，拿着收货单大喊：“出大事儿了！你惹出大事儿了……”

赖姐停了姑娘手里的配送工作，让她跟着旁人学学，她跟着几个大小伙子学拆纸箱子，做起了收废品的活儿。

在拆了一个月的纸箱子后，恍惚间，姑娘被一个纸箱子上的金属物体划破了手指，使劲儿一挤，鲜血流了一地。

姑娘怒气冲冲地闯进了赖姐的办公室。办公室里，赖姐的几个干闺女正在给赖姐捶背揉肩，有说有笑的。见她闯了进来，众人一愣。

姑娘愤怒地举起了被纸箱子划破的中指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我的手指被划破了，我受了工伤，我下午要请假，我要去医院打破伤风针，这个活儿我做不来。”

干闺女们被吓得花容失色，赖姐“扑哧”一笑，也是一字一顿地说：“你真是个大小姐。”

姑娘被调离了配送组，调到了销售柜台，做了一名销售员。她在重器柜台售卖青铜器和漆器材质的工艺品。

几个干闺女朝她狡猾地笑了笑：“赖姐真器重你，你卖的全是贵重玩意儿。”

呵，说得好听，谁不明白怎么回事呢，这些贵重玩意儿，又贵又重，游客来这里消费，多是买个几十块钱的小纪念品带回家，那种东西，一年卖不出去一两个。

“明摆着赖姐又想整我，一个月后，一笔都不开张，她又会在大会上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，‘这个岗位也不适合你，你说，你能做些什么好呢？’我偏不能让她如意。”

姑娘发了狠，从卖书的工艺品商店里买了一本《中国古代文化常识》，那书中的内容，竟能和她所贩卖的工艺品一一对照，不由得很是欣喜。

一对年轻夫妇模样的游客来到了她的柜台前。

“这是什么东西啊？”

“四象，青铜制的四象，您掂掂，坠手。”

“有什么讲儿没有啊？”

“有啊，这叫朱雀玄武顺阴阳，八子九孙治中央。把它们分别放在您家东南西北四个方位上，寓意着夫妻和睦，多子多孙。”

“噢，原来是青龙白虎啊，这不是黑社会的东西吗？”

“哪能啊。”

“黑社会都把它纹在胳膊上。”

“黑社会也盼着夫妻和睦、多子多孙不是？谁不想过好日子呀，图个吉利。”

“真会说，买了。”

“您是要一个，还是一套？”

“买一套，还不便宜点儿？”

“我给您打九折，用我们店长的贵宾卡给您打九折！”

一个中年男人腆着大肚子来到了她的柜台前。

“这俩小人儿叠在一块儿，真有意思。”

“是四个。”

“四个吗？”

“四个。横着看，是俩，竖着看，又是俩，四个小人儿叠在一块儿，这叫四喜铜娃，黄铜的。”

“有什么讲究没有？”

“四个小铜娃，分别代表福、禄、财、寿，有福气、升官、发财、长寿，四个小铜娃，两个铜男两个铜女，小女孩寓意着福气，小男孩寓意着长寿，小男孩手里的扇子祝您升官，小女孩手里的金元宝祝您发财，买这么一个，全和了。”

“嘿，这小嘴儿，太能说了，包起来吧。”

几个老板模样的矮胖男人在姑娘的柜台前逛了好久，满嘴天南地北的胡吡，高谈阔论的净是招商引资之事。

“这什么破玩意儿？”

“这可不是破玩意儿，是战国时期的楚国至宝。”

“讲讲。”

“虎座鸟架鼓，一只凤凰脚底下踩着一只老虎，上凤下虎。凤凰，是楚国的图腾；老虎，是巴国的图腾。楚巴两国开战，楚国灭了巴国，打造了这个东西。一个国家的图腾踩着另一个国家的图腾，让它永世不得翻身，什么寓意？强者的象征。这东西，光我这柜台一天就能卖十多个，每天都是成批成批地进货，成批成批地卖光，都叫成功商人给买走了，把这东西往办公桌上一放，没有不走运的。”

“好，这东西太好了！老王，买一个吧，转转运。”

几个老板模样的矮胖男人叫起好来，起哄道。老王推了推自己的眼镜，照着虎座鸟架鼓弹了一指。

“这鼓能响吗？”

“响不了，这东西不是听声儿的，卖的是个寓意，图个吉利。”

“不响没意思啊，要买就得买个能响的。”

“有能响的，一比一的比例，库房里放着呢，一敲准响，您要吗？”

“咳，来一个小的吧，有盒没有，送我一纸袋子。”

两个学生模样的青年在姑娘的柜台前转悠，目光被汉代的耳杯吸引住了。

“服务员，这仨字儿念什么？”

“君幸酒，是个酒杯，意思是请您喝酒，带耳朵的是酒杯，不带耳朵的叫食盘，这仨字念‘君幸食’，意思是请您吃饭。”

男学生拿起耳杯，掂了掂。

“怎么这样轻?”

“不轻漂不起来啊。这东西，唐以前的贵族都用它，尤以魏晋名士爱用，王羲之写那《兰亭集序》，‘引以为曲水流觞’，流觞就是这个东西。他们几个文人墨客跪在地上，身旁是被人工凿成的水道，弯弯曲曲的，注满了水，把耳杯放到水里，漂到谁那里，喝一口酒，写一句诗。一千多年后，乾隆皇帝效法古人，在乾隆花园也建了那么一座曲水，有空儿您过去看看啊，我们这儿还有乾隆款的耳杯呢……”

男学生神色郑重地对姑娘说道：“错了，是‘流觞曲水’，不是‘曲水流觞’，原文是‘又有清流激湍，映带左右，引以为流觞曲水’。”

“对对对，一看您就是行家。”

男学生很得意地看了看女学生，女学生“咯咯”一笑：“你懂得真多哎！”

“这个样子的耳杯，给我来一对……”

五

姑娘在重器柜台卖了有半年，库房里积压了很多年的青铜器工艺品竟断货了。福有双至，祸不单行。姑娘正卖得风风火火的时候，又一个好事儿来了。好像是国家的政策要变了，要取消分房制度。紫禁城再分那么最后几批房，谁赶上是谁的，以后文化单位就不管分房子了。

姑娘说来真是走运，因为她是重点大学毕业的，紫禁城给她分了一套房。她带着自己的初恋男友住进了新房子，那座高高的漂亮的大楼房。

姑娘打算五年后，把房子的产权买下来。众姐妹私下里议论她：

“有文化的人就是不一样，给个机会，就能飞黄腾达。”

“哎呀，人家有张好文凭，分房子这事儿，跟她卖东西没关系，她就是天天睡大觉，到时候也能分房子。”

“不公平，都是卖东西的，做一样的活儿，凭什么分出三六九等来！就因为一张破纸！从明儿个起，让她一个人卖去吧！”

“哎，我昨天问她，什么时候结婚啊，她美滋滋地说，快了，大概明年。你瞧瞧人家，再瞧瞧我，我现在连个男朋友都没有呢，哪说理去啊。”

“是啊，你看她现在，走路都发飘，成天笑咪咪的。”

“你还不知道呢吧，她还有更美的事儿呢。”

“说说，什么事儿？”

“赖姐后天要给她开表彰大会，为了她，特意开了一个表彰大会，不光是表彰她，还要让她给咱们做培训，给咱们讲解古代文物知识，传授咱们销售技巧，她成老师了！”

“后天就是打死我，这培训课我也不去！”

“不去不行！记考勤的，算一天上班，没去和中途离场的算旷工！”

“太欺负人了……”

“这还不算完，听说，她来咱们这儿，只是为了了解民间疾苦，为了了解基层的

运作，为了日后方便管理。明年她就会被调进办公室，五年内，会被提升为科长，压在赖姐的上头。”

“她以后不会对我打击报复吧……”

“这可说不准，什么事儿都不准……”

日子到了，培训表彰大会开始了，姑娘春风得意地站在台前。

“嗯，小工艺品呢，走的是流水，不愁卖。大的、贵重的工艺品，想要卖出去，依靠的是三个方面：销售人员对文化产业的了解；销售人员对顾客情绪的把握；顾客的购买力。第三个因素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，我们能做到的，是尽力将前两个因素做到家，能够生动地讲出工艺品的历史典故，唤起顾客的好奇心……比如说这套人面鱼纹盆的邮票，《易经》有云，此图腾有男女交合之意，若是情侣来买，正中下怀……”

滔滔不绝地说了半个多小时，最后，姑娘谦虚地说道：“其实我什么也不懂，我也是后学的，咱们书店里有一本王力编著的《中国古代文化常识》，我说的这些都能在这本书上查到，你们都不爱看书，其实书上全写着呢，只要把它们背熟了，卖东西真的很容易……”

赖姐带头鼓掌，掌声震天价儿地响。

赖姐接过话筒，说了话：“人才啊，这是咱们单位的人才啊，现在你们明白我当初让她做配送员，让她拆纸箱子，让她到销售点儿来卖东西的原因了吧，我不是为了她，而是为了你们啊，我是希望你们能跟她多学些知识，多学些做人的道理，我是希望像她这样的优秀员工，能够影响到你们。那么，这么长时间过去了，你们有没有在和她的朝夕相处下，耳濡目染、潜移默化地改变自己的工作态度呢？”

“有。”喊声很齐，却都有气无力。姑娘挺不好意思地红着脸，赖姐看了她一眼，继续说道：“214号，你也不要骄傲，表扬了你这么多，希望你再接再厉，戒骄戒躁，继续将你的长处发扬出去，将你的光芒与余热照射下去。从明天起，你被调到矿泉水销售点，帮助那里的同事一起进步。”

全场鸦雀无声，赖姐带头鼓掌，随后，掌声震天价儿地响。

六

“你把孩子给我打了！”

“我不打。”

“你为什么不吃药啊？你为什么不吃药啊？！你怎么骗人呢！”

“你，娶不娶我？”

“我跟你说过很多回了，我不想结婚，不想要孩子，把一个无辜的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，是不道德的行为。”

“你脑子有病！”

“你有病！你老赖着我干什么？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不要自己耽误自己，遇上好的，赶快把我甩了，你老赖着我干什么？！”

“你是不是男人？我怀着你的孩子呢！”

“男人怎么了？男人也有生育知情权啊！太卑鄙了！你这是欺诈！这是在犯法！你读了那么多书，有没有法律意识啊？”

姑娘卖水的柜台对面，是她当初工作的工艺品商店，那里面的小姐妹们，时常有说有笑的，那些窃窃私语声是如此的清晰。

“将你的光芒与余热照射出去！从明天起，你被调到矿泉水销售点，帮助那里的同事一起进步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她们模仿着赖姐的表情，仿佛在演话剧。

一个客人来了，光顾了工艺品柜台，赖姐的一个干闺女迎了过去。

“这是什么东西？看着挺逗的。”

“哎呀，您真识货，这东西讲究可大了去了。”

“说来听听。”

“这叫四喜铜娃，黄铜打的。”

“这不是两个吗，哪来的四个？”

“您这么看，横着俩，竖着俩。”

“哦，还真是。”

“有什么讲究没有啊。”

“有啊，这四个娃娃，分别代表……代表……嗯，啊，对，代表着升官、发财、长寿、有福气。”

“真有意思，你倒是说说，怎么就升官、发财、长寿、有福气了？”

“嗯……您等会儿，我找找，这儿呢，跟这儿呢，您看见这扇子没有，小男孩手里拿的这扇子，代表长寿，小女孩手里的金元宝代表发财。”

“那升官呢？”

“嗯……女孩……女孩代表升官。”

“胡说，这女铜娃和升官能扯上什么关系？”

“您想啊，这一升官，身边的女人不就多起来了嘛。”干闺女为自己机智的回答感到得意。

“福气你又怎么说？”

“福气，这个，这个……您想啊，这么点儿的小男孩，身子底下压着个小姑娘，还能没福气？”

顾客对她的污言秽语很不满意，摇摇头走了。

姑娘变了，不再对顾客热情了，她开始学着姐妹们的样子，往外推顾客，能推就推，“反正钱也没揣我兜里”。这要是遇见个纠缠不清的主儿，骂，谁怕谁啊。投诉？您认识道儿吗？不认识我指给您。姑娘是个正式工，和她们那些临时工不一样，真横起来，谁也没辙。

这人啊，一旦随便起来，没了责任感，这心里还真是说不出的快活与自由。

“嘿，帮我盯一眼啊，我撒泡尿去。”

“你不是刚尿完吗？还不到一刻钟呢。”

“我有炎症，尿频。”

姑娘活像个女泼皮一样的说话，见她这样，平日里那些趾高气扬的干闺女们都怕了。

到了中午，该去食堂吃饭了，销售员吃饭分拨儿，第一拨儿，十一点到十一点半；第二拨儿，十一点四十到十二点十分。每个柜台分成两拨儿人，轮着倒。

姑娘第一拨儿去吃了，十二点半都不回来。几个卖水的同事再也忍受不了，去赖姐那里告发了她。赖姐给她开了罚单，扣了钱，她满不在乎。第二周，她拿着一张病假条，放到了赖姐的办公桌上。病假条上写得明白，她有胃病，长期的胃病。

“我吃饭快不了，需要特殊照顾，您要是觉得我不适合这个岗位，您可以给我调离，调到一个不用倒拨儿吃饭的岗位上。”

赖姐傻在那儿了，她还能给她调哪儿去呢？在水摊儿卖水，这已经是她这个部门最底层的工作了，赖姐头一次理解了“无所畏惧”这个成语。

“死猪不怕开水烫是吧，你这辈子，没多大出息。”

姑娘在食堂待那么久，干吗呀？吃饭？还真不是，她呀，看人。看谁呢，就看赖姐。姑娘每天中午十一点半吃完饭，放下筷子。这时候，赖姐带着一群“干儿子”大摇大摆地走进了食堂。对，赖姐不光有干闺女，还有干儿子。

这些干儿子仿佛是她们的保镖一样。走到哪儿，跟到哪儿。其实，赖姐是个重视团结的领导，一个星期她至少要举办一次聚会，自愿参加，众人平摊。吃自助餐，唱KTV，看电影，郊游，一大群干闺女、干儿子都跟着去。

她平日里额外关照她这些干儿子，指点他们的工作，因为男孩比女孩笨嘛，她得教他们。他们呢，也很情愿地跟着赖姐学本事。他们都很尊重赖姐，她对他们好，他们甘心为她卖命。食堂里，赖姐大口大口地嚼着蔬菜，称赞道：

“嘿，今儿这小胡萝卜真嫩，甜的。”

“赖姐，我又给您盛了一盘。”

“嗯，放这儿吧。唉……”忽然间，赖姐长叹了一口气，愁眉不展起来。

“怎么了，赖姐您怎么了？”

“咱单位这红烧狮子头真香，我想起我闺女来了，我闺女正读高三呢，我平日里忙，没工夫给她做饭吃，她缺营养，唉，她要是能在早晨吃到一口咱单位红烧狮子头，再去上学，该有多好。”

“赖姐，您等着。”两个大小伙子从饭桌起身，手中各拿一个保鲜袋，去盛狮子头。怎么不用饭盒呢？原来啊，这种机关单位，挣得虽少，伙食上的福利却还有一些，象征性地掏一块钱，随便吃，有鱼还有肉。可有一样，吃可以，打包带走可不成。

食堂的食盆旁边，食堂的进出口旁边，各立着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几个大字：不许将食物带离食堂，违反者罚款三十元。食堂里有餐盘，用餐盘盛饭打菜，不允许使用自带的饭盒，你要是拿着饭盒打饭，可就成了危险人物了。食堂里负责看管的小姑娘们会不错眼珠地盯着你。这两个大小伙子可真聪明，用两个保鲜袋，把荤

菜装得满满的，看管食堂的小姑娘们看着他们，想说却又不敢说什么。

“赖姐，您尝尝我这红烧狮子头。”

“赖姐，您尝尝我这红烩泥肠儿。”

两个小伙子争先恐后地邀功。

“好好，真好，两个我都吃，都吃。快收好了吧，别叫人瞧见了，明儿个我给闺女热一热。”饭毕，赖姐带着这一群干儿子，声势浩荡地离开了紫禁城食堂。这一切，姑娘尽收眼底。姑娘就这么直愣愣地瞧着他们，瞧着赖姐的一举一动，看着赖姐咽下的每一口饭，盯着她的每一个笑容，这样持续了一周，赖姐被她看慌了。

“我这几天睡眠不好，总做噩梦。”

“您别为女儿的学业太过操劳了，她一定能考上重点大学的。”

赖姐叮嘱了她的那些干闺女：“你们没事儿可别招惹她，我觉得这孩子脑子有病，她迟个到、脱个岗什么的，也甭跟我说了。”

见无人敢管她，姑娘的胆子更大了。每天下午两点左右，她和水摊儿的同事打一声招呼就走了。回家吗？不是。她是去溜达了。在紫禁城里上班那么多时日了，竟哪里都还没有去过，辜负了美景，实在可惜。这样她把紫禁城里的美景逛尽了。

最终，她在一处美丽的景观下驻足了，她找到了一个好去处，那里是紫禁城的英华殿。她每天下午都去紫禁城里的英华殿看风景，等到清脆的广播声音响起：“闭馆时间就要到了……”她便回去，回到水摊儿，收拾收拾，准备下班。

赖姐的那些干闺女很好奇，她们怀疑她在紫禁城交男朋友了，她翘班是为了幽会。她们跟踪了她。她们在英华殿外远远地望着她，只见她坐在一口金井旁，抬头望着大树，呆呆地出神。

有一个干闺女大着胆子问她：“那天，我在英华殿的门口看见你了，你在那儿干吗呢？”

“我呀，我在英华殿那里交了一个好朋友，我每天都过去找它，听它讲故事。”

全场鸦雀无声，干闺女被吓得不敢再问了。

有人说姑娘疯了，有人说，她这是在吓唬咱们，想叫咱们怕她，别上当。

“青铜器柜台上摆放着一排四象，它们已经落灰好久了，我可以走过去，拿起那尊朱雀，去找赖姐。朱雀的尾巴很尖，很锋利，只要我愿意，我对赖姐的胸口就是这么一下扎进去，她这条小命就算交待了。但是，我没有这样做，因为它给我讲了很多个故事，我明白了这个道理，赖姐活着，会更好。”

这是一个和姑娘卖水的同事听到她说过的最后一句话。

七

“今天的天真蓝，云彩真白，下一刻我是飘如絮还是坠如铅呢？你们下面的这些人啊，不过是一具具牵线木偶和行尸走肉。你们以为自己活着，享受着人生，享受着自由，错了。你们是奴隶，上到帝王将相，下到贩夫走卒，你们都是奴隶，或许